

大钟亭

我的中世纪



王以培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6775701

1247.57

W420

大钟亭

我的中世纪

王以培 著



鐘亭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677570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 易小强

封面设计: 许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钟亭 / 王以培著, 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0
ISBN 7-5006-3950-3

I. 大... II. 王... III. 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319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6 印张 4 插页 120 千字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,000 册 定价: 9.60 元

引子

《大钟亭》或《我的中世纪》是一个病人家属送我的礼物，按他的话说，是为了“感谢救命之恩”，可为什么送给我呢？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士，在工作中碰巧照顾他的父母。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出院，他也离开南京，留下这份厚重的礼物给我——

翻开这本红封面的笔记本，我不禁怦然心动，他将我们短暂的经历都记录下来，他的心意尽在其中。至于一点“隐私”，我想，在这个“隐私”泛滥的时代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因此，喜欢窥视“隐私”的读者，就此可以合上这本书。

而我之所以将这本笔记公开发表，是因为它唤醒了，唤醒了一个童年世界，一座古城的幽梦——一个远行归来的寻梦者，他告诉我：“这里曾经是另一座城市，生活着另一群人……”忘掉他们，是我们不幸中的不幸。

细读其中潦草的文字，我终于发现它们不仅仅属于我，我不能独享这份礼物。把它献出来，请作者宽恕。

为了让它更像一本书，我删除了其中的日期，并加上了书名。

一名护士

一九九九年十月

1

身体下面的床在迅速移动，像漂在水上，或穿云破雾；床很硬，而且在不停地抖动，又如出生时的摇篮；我躺在上面，感觉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这张床上漂浮。天花板贴在头顶，伸手可触。这是一座冷风飕飕的“小阁楼”，房顶上的通气口不住地冒出冷气，吹得人头痛，我用枕巾裹着头，恍惚入梦……不用说，这又是在南下的列车上，从北京到南京的旅途，我已经来回走了十几年，窗外的一草一木，一枯一荣，都很熟悉，所以今天可以安然入睡，不必去关心窗外或身边发生的事情。一切都是老相识了，连同躺在这“小阁楼”上的梦：在这迅速移动的上铺上，我又梦见了“大钟亭”，这三个字化成一幅图景，不是么？“亭”字本身就是一座亭子，亭亭玉立在我的梦中，而亭子里依旧悬挂着明代洪武年间的那口铜钟，像一只紫金色的大铃铛，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多少年来它一直沉默，却始终回荡着低沉而模糊不清的回音，这一次它又出现，旁边多了一棵古老的银杏树。我这才发觉，这些年来，无论我住在哪里，门前总有那么一棵或几棵银杏树。银杏叶纷飞飘落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生命就有了意义，不必再去任何别处找寻，如同大钟亭内的大钟回响时，内心再也不需要任何教堂的钟声。是啊，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大钟亭旁边的大钟新村，在若隐若现的钟声中成长，在银杏树下做梦，这一切在日后的岁月中屡屡重现。而今是大寒过后的第二天，它再次入梦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清新、明晰……

身体下面的床还在晃动，仿佛躺在儿时的摇篮中，可一睁眼已经三十六岁了。整整三十六年，第三个本命年，我

从北京回南京，这一次不是度假，是因为父母双双住院。前些日子往家里打电话，早晚都没有人接，从姐姐那里才了解到实情。两个姐姐都远在异乡，当然我得先赶回去。

许多夜晚我都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，也想不清楚究竟躺在何处，尤其是在火车上，身体下面的床像岁月一样迅速移动……

仿佛一生在列车上度过，而岁月停留在经过的一座座城市，一个城市，一场梦。日子鱼群般往来穿梭，水面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而所谓伊人，一会儿是云，一会儿是雨，一会儿是微风细雨中的村落……以往她一直隐居在云层之中？

窗外，一辆吉普车在黑漆漆的道路上疾驰，与列车并行，车灯打亮一排黑色的杨树林，树木的下半截齐刷刷地涂着一层白石灰。四周是空旷无垠的华北平原，影影绰绰的小山丘像一座座深藏心底的坟墓，这些年来，上面的杂草日渐茂盛……再远一些的地方有几幢矮平房，不知为何深夜还亮着灯……又经过一座城市，铁路立交桥下，橘黄色的路灯映照出一条蜿蜒的公路，空无一人。城市静悄悄的，贴近铁路的工棚已残破不堪，屋顶上压着一些零乱的砖石……车窗外的情景一会儿一变，而星空一如从前，只是不断地幻化出新的感受……

再一睁眼，窗外已是茫茫江水。粗大的钢梁从窗前闪过，经过长江大桥，旅客们都纷纷站起来取行李，我还坐在窗口。这时，晨光已照亮沉沉江水，江上白帆，江边的田野，参差不齐的城楼……南京到了。

2

盐水瓶悬在头顶，药液一滴一滴，透过苍白的手背下暗蓝的静脉，缓缓注入妈妈的身体。

妈妈躺在病床上，好容易睡着了，可睡得很不踏实。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五分，病房里已经熄灯，借着走廊上暗黄的灯光，可以看见妈妈散乱的白发、紧锁的眉头和半闭的眼睛，她的左边眼角噙着一滴泪，泪水越来越沉，眼看就要滑落……我体味着其中的苦涩：人到七十多岁的年龄，或许常常会有无名的悲哀袭上心头，何况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，心律不齐，常常心动过速；往常总是母亲照顾孩子，如今是孩子坐在母亲的病床前，七天七夜一晃而过。妈妈痛苦的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歉意（让我更加不安）……爸爸就住在隔壁，因为护士长的照顾。他看上去比妈妈平静一些，但病得更重，是大面积心肌梗塞，送进医院时，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希望，经过一周的抢救，病情基本得到控制，我刚刚可以松一口气。刚才我从隔壁过来的时候，爸爸还在吸氧，蓝色的钢瓶立在床头，拧在出气口上的小玻璃瓶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气泡，爸爸呼吸均匀，血压稳定在60-90之间（还是偏低）。我现在坐在妈妈的床头，这是在南京鼓楼医院第九病区。从里面往外看，夜空呈暗红色，寒风中飘浮着散乱的霓虹灯和隐约的歌声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病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这里每间病房住着三位病人，每个病人的床头柜上都搁着鲜花，有玫瑰、康乃馨、郁金香和满天星，床底下放着几只果篮，暗香浮动。从外面看，这幢新建的高楼像一艘夜航的船，载着不幸的病人，缓缓渡过夜色。

七天晨昏颠倒，已经习惯。七天来整个世界都在病房里，外面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存在。

好容易闯过了险关，抬头看看，窗外的冬夜变得格外亲切——南京的冬天即使寒冷，也有丝丝暖意藏在灯火、细雨和人群之间。而月亮像一只灰白的蝴蝶停在窗口，风一吹，又不见了。我突然想去夜里走走，呼吸一下久违了的轻松自由的空气。

穿过走廊来到护士站，护士小姐正坐在桌前照镜子（她手里拿着一面圆圆的小镜子），被我发现，她脸一红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迎面的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静”字，这个护士就叫这个名字：辛静。无论白天黑夜，只要她一进病房，病人的心就都静下来。她看病人的眼神有点冷，但却能唤起他们求生的欲望。这是我观察七天之后得出的结论。在观察她的同时，我心存感激，但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。起初我觉得这个人有些傲慢，在心理上有意与病人保持距离，但后来发现，这种距离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——就在你感觉她对你有些疏远的时候，她会突然与你接近，做出一些让你感动的事情。今晚也是如此。她照镜子的时候旁若无人，一副孤芳自赏，对谁都不屑一顾的神气；为了不让她太得意，我匆匆而过，只和她打了个招呼，可没想到她竟回转身来，冲我嫣然一笑，我顿时心花怒放，感觉这些天来的辛苦，顷刻间得到了意外的回报。匆匆下楼，紧绷了七天的心情一下子放松，心里一阵狂喜，我一路小跑冲出医院的大门。迎面吹来一阵潮湿的风，虽然是严冬，可跟北京的寒风比起来，这简直就是春风，吹拂着温暖的

细雨，散发出树叶与草根的清新，混合着一股我特别熟悉的江南气息。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，我可能一辈子也说不清。

3

当灰白的月亮隐藏到云层之后，我和侯禹宁一起出现在微雀酒吧。禹宁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每次回南京都是他来接我。前些年回来，总有七八个朋友相聚，几乎南京所有的酒吧和舞厅都留下了我们的光辉足迹：北极^①的风花雪月，龙门^②的不朽艳遇，洋洋^③的万盏千杯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在鼓楼公园的茶楼上，偶尔看见龟背上的石碑刻着这样的字句：“江南风俗浮华，人心浇漓……”^④，才发现原来我们与先辈一脉相承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这自古以来的规律谁能改变呢？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有什么过错？如果商女都变成了木兰，这世道岂不是兵荒马乱？

好了，言归正传。近年来，舞厅和酒吧越来越多，茶馆也风起云涌，家家生意兴隆，但朋友们也越来越忙（有些甚至为了钱反目成仇），剩下的闲人只有侯禹宁一个。他从海关辞职下海，虽然也做成过几笔小生意，但出手太大方，天天请客、泡吧，加上小伙子长得精神，心又软，是个风流情种，所以很快入不敷出，久而久之，便债台高筑。但每年回来，我最想见他，因为他每次都有新故事。当其他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已步入正轨，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，他还在感情的漩涡里挣扎，看似痛苦，又好像自得其乐。今天我们又来到微雀酒吧，这是从前许多朋友聚会的老地方，当年杯盏交错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微雀像一只微小的麻雀，栖息在金银街上的一幢老房

①②③ 舞厅和酒吧的名字。

④ 康熙二十三年刻写的碑文。

子的二楼，楼顶的瓦片像粗糙的黑鱼鳞，瓦缝间生出一些杂草、枯枝；麻雀虽小，五脏齐全，整个南京的风花雪月都融在里面。虽然这幢房子即将拆迁，人坐在里面都能感觉到小楼摇摇欲坠，但谁都不在乎，按禹宁的话说：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”

沿着狭窄、陡峭的木楼梯走上去，只听楼板“咚咚”直响。一进门，满眼亮堂堂的，如花似玉的南京姑娘如雨后天，从各个角落站起来和我打招呼，一时间我幸福得不知所措，可回头一看，她们都是冲着禹宁去的。侯禹宁像首长一样向她们挥手致意，她们随后纷纷坐下来。

“怎么今天一个人来的呀？”禹宁问其中的一个姑娘，她正独自坐在角落里吐着烟圈。

“我么，孤家寡人唉。”她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禹宁说：“你要是孤家寡人，我就是孤魂野鬼了。”

女孩一笑：“算了吧，我昨天还看见你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真要我讲出来呀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”禹宁说，“大家彼此彼此，你真一个人来的呀？”

女孩点点头。

“过来坐吧。”禹宁亲切地向她招招手，女孩立刻端起桌上的一瓶柯罗娜，叼着烟，坐了过来。我们要了六瓶喜力，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。

“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北京的朋友，大学老师雷蒙（我不知道禹宁为什么不说我的真名），这就是孤家寡人于

燕。怎么样，小燕子，老公又回台湾去了？”

“前天刚走。”

“好，你自由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老婆刚出差，不过马上就要离了。”

“没事到我这里来坐坐。”燕子垂着眼皮，好像很不经意地说，边说边在烟缸里按灭了烟头。

“一定的，不过今天不行，你没看见我的老哥刚从北京回来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我说，“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出来喝杯酒就好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那我不是重色轻友么？”

“本来就是，”燕子指着禹宁说，“哪个男人不重色轻友啊？”

“你见过多少男人？”禹宁问。

“没你见的女人多。”

“那就行了。人跟人不一样，你就跟我见过的别的女孩儿不同：明明是个好姑娘，一不小心误入歧途……”

他们聊得起劲，我插不上话，只能看看听听。邻桌的两男两女油头粉面，看上去不到二十岁，他们正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，做一种绕口令游戏：“你淫荡啊，我淫荡啊……”然后哈哈大笑。这时燕子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她走出去接电话。禹宁低声对我说：“燕子的男朋友前一阵被关进了戒毒所，后来她就被一个台湾人养起来了，现在燕子想脱身，问我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正说着，燕子回来了，一脸失落的样子：“老公来电话，明天又要过来。哎哟，烦死了！”

“想你了。”禹宁说。

燕子脸一沉：“你不要太得意，你老婆马上就要回来跟你算账了！”

“算就算吧。”禹宁苦笑着说，看得出燕子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。但他接着又说：“所以呵……”

“所以什么？”

“所以要抓紧时间。”禹宁说。

燕子一扭头，深深吸了口烟，动了动嘴唇，似笑非笑、楚楚动人。禹宁开始和她谈心，谈着谈着，只见燕子泪汪汪的，他们的脸都红了，手指缠绕在一起。烛光跳动，映着白瓷花瓶里的一束红玫瑰和玻璃板下面的亚麻桌布。棕色的吧台上，林立的酒瓶隐隐发光。对面的两间包厢挂着落地帘幕，里面不时地传出笑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穿黑毛衣的姑娘醉醺醺地走出来，她的朋友在旁边扶着，黑毛衣被拉起来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肚皮，毛衣里的身体像一条白蛇……禹宁和燕子还在窃窃私语。

时候不早了，我起身告辞，说医院还有事情。禹宁结了账，送我下楼，出门时才发现，燕子跟在后面。

“我们送送你。”燕子说。于是我们并肩往前走，燕子走在中间，挽着我们的手臂。潮湿的晚风迎面吹来，燕子飘出一股柠檬的香味，可能是插在柯罗娜瓶口的那块柠檬。

我们边走边谈，说什么我都忘了，只记得夜空细雨迷濛，金银街两边的小树上挂着一串串彩灯。

4

提心吊胆地走进病房，爸爸、妈妈都还安安静静地睡着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；想起前几天的一次可怕的经历还心有余悸：夜里太困，我打了个盹，醒来一看，床上一大摊血，血漫出被子，滴到地上。原来爸爸翻了个身，插在大腿静脉上的导管脱落，血从针头倒流出来……假如我再晚些醒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今晚平安无事。我飘飘然在病房的过道上走来走去，深感医院与酒吧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世界：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对于病床上年迈的心脏病患者来说，那些在酒吧里挥霍青春的少男少女是多么的奢侈！而我穿行于这两个世界之间，这两个世界对我来说缺一不可。自从父母住进医院里，医院就成了我的家。进出医院，人会变得格外敏感，对周围的风吹草动和世事变迁体会更深；不仅意识到平凡生活的来之不易，还会产生一些别的念头：去创造生命的契机，让美好的一切长存……我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浮想联翩，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，两个查房的护士迎面走来。

“有陪护证吗？”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护士问，我隐约看见她的白帽子上有两道绿杠。

“他有。”另一个护士说。——是辛静，她的帽子雪白，如雪莲花瓣。

然后，她们拿着手电，走进病房，我轻轻跟在后面。手电光照在爸爸脸上，爸爸睁开眼睛，微笑着冲她们摆了摆手。

“别动！”辛静说，然后，她走过去握住爸爸的手腕，静静地给他诊脉。爸爸又闭上眼睛，睡得很安详。

她们继续查房，我站在走廊里察看，今晚病房里还算比较平静，不像前些日子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会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——平日文质彬彬的护士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异常神勇，她们在听见病人的呼救信号，或发现危重病人病情发作时，会立刻冲上去，在短时间内推来各种急救仪器，或给病人做人工呼吸。但就在前天夜里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抢救无效，被手推车推了出去，病房里传出凄惨的哭声。而手推车车轮的转动声，听起来比哭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更加沉重，更令人窒息。但这时候，护士和医生们都显得异常从容、镇定。

负责查房的护士长(帽子上有两道绿杠的)走了，辛静正在埋头做笔录：“37床：23：15，心跳120次/分，血压80-160，心慌，呼吸急促……”我斗胆走到她跟前看了一会儿。她抬起头。

“我想租一张躺椅。”我随口一说。

“跟我来。”她把手中的圆珠笔插进白大褂的上衣口袋，合上工作日记，站起来，领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小仓库，仓库里横七竖八地放着支架、帆布躺椅和一些医疗器械，上面落满灰尘。我一时无从下手。我看看她，她看看我，两人傻乎乎地在仓库里站了一会儿。我说：“算了吧，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困。”

她说：“我也不困。”

“你夜班上到几点？”

“早晨六点。”

“那我们说说话，这样时间就过得快一点。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会影响你工作吗？”

“不会。办公桌前面有指示灯，病人有事会叫我们的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们还一直站在小仓库里，好像这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们，虽然这里零乱不堪，到处是灰尘。

我突然伸出手，说：“说话之前先握握手！”

她说：“你喝酒了吧？”但与此同时，我握住了她伸出的手，像南京四月的雪，一会儿就化在我手上。而后她一笑，转身走出小仓库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跟在后面，盯着她移动的白大褂和白皮鞋——她走路很轻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走到护士站办公桌前，我们面对面坐下，头顶亮着两盏日光灯，和走廊上暗黄的白炽灯交织在一起。侧面有一扇玻璃门，里面一间整洁的小屋摆满药品。辛静又翻开她的工作日记，我看了一眼：“29床：2月7日，5：30，体温36.8，心跳86次/分，血压90-150……无异常……”

“你天天在写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算是日记吧，”我说，“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。”

“有这么多东西好写？”

“当然了，比如抄一点你的工作日记，再记录一下父母的病情，还有你怎么给病人打针、换药，病人看你的眼神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了。你想，我的父母都躺在这里，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有多重要，而且我离家十几年，难

得回来，南京的一草一木我都觉得那么亲切，你也一样，我总觉得从前在哪儿见过你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个地道的南京女孩。”

“南京女孩什么样？”

“我先跟你说北京女孩：她们质朴、爽朗，但稍微有点粗糙，像麻布或者亚麻布，不像南方的丝绸……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

“是的，你不了解，你看看北方的树和大白菜就知道了。人也一样：春天被风沙吹一遍，夏天烈日晒一遍，秋天寒霜打一遍，冬天再被暖气烤一遍，因为缺水，皮肤就比较粗糙。性格也是如此。”

“可南京的气候也不好呀？”

“但总是比较湿润的，这一点最重要。”

“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？”

“的确，长年在北方生活，体会就更深了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人总想革命，一回南京，骨头都软了。”

“这样也不好。”辛静笑着说。

“我没说错，你是地道的南京人吧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从小就没离开过家。”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大钟亭。”

“是大钟新村吧？”

“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就生在那里，长到十七岁。”